

自說井

曼 因 著

自流井

自流井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初版〇〇〇一—五〇〇〇

自流井

定價

土報紙一百一十元
粉報紙二百元

著作人 曼 因

發行人 王 曉 薌

發行所

成都祠堂街十七號
東方書社
重慶七星崗金湯街12號

代印處

蓉新印刷合作社
成都外南國學巷

不 准 翻 印

序

一

才幾年呢，那時候四川一省好像早已不在中國人記憶中，似乎長久地把它忘却了。外面的報紙，很少刊載着關於四川的新聞，有之，在標題上必然動輒加上個不大愉快的名詞：「魔窟」。——如富貴中人對於不幸者一樣，眼光所及，立刻會皺起眉頭，決不肯奢侈地給與過一點半點同情。於是「魔窟」就讓它永遠成其爲「魔窟」而已。

「魔窟」之內有一塊小地方。地方真不大，約莫不過五百方里。而且是滿天煙塵，地地喧聲，空氣裏擾和着大量的鹽鹼氣味；——地上農產不豐，飲料都帶了幾分鹹味。對鹽，正因爲那裏出產鹹鹽，鹽的產量特別大，約莫有三萬萬多斤，年徵稅款達三千萬元，於是遍地都是鹽井，井裏有水又有火，將水打汲起來，用現成的火煎煮。原始的方式，幼稚的技術，幸虧憑借着驚人的豐富經驗和集體的人力，居然也能達到生產的目的。二十萬以上的人在此工作，川滇黔三省以及兩湖大部分人民的食鹽因此得到充足的供給。這是多麼值得注意的一個地方呢？但是她的名字——自流井。幾乎不見經傳之中！

中學以上的地理教科書中也很少提到關於她的記載，便是李都頭的地理志之類，雖有記載，也是語焉不詳，錯誤百出，其它更不用提，譬如辭源，可憐自流井根本還沒有列名的榮幸呢！

然而自流井在四川省內倒是頗有地位的：四川人的心目中第一想到的自然還是會館的成都，第二便是號稱「不上」的重慶，第三，算來算去，便少不了算到這個自流井。——「好地方」，他們會唾沫四濺地點頭稱贊：心下明白那一「好地方」有的是錢。而就爲了這錢，省內每次戰事發生，爭奪自流井便成爲其中最重要的目標。誰要佔自流井，誰就可以從此發財，一直發到下一次因爭奪而失掉了她的時候。

這是舊話。

現在可大大的不同：「九一八」以後，國難日趨嚴重，東三省之外，還加上熱河，而冀東，而察北，而蒙古綏遠，逐漸擴展到冀察平津。——平津多學者名流，這就不免恐慌起來：「友邦」竟至於不顧道義，且寧願一再存下炸彈去，別的還小，自身可貴的安全，不也就失掉保障麼？……想到這，背心上也不禁會沁出冷汗的。空出冷汗沒有用，要緊的還該趁早找一個安全地方，那便是所謂我們的「堪察加」。舉眼一看，看着了：四川省。

四川，位置偏處，有險可守，不怕大砲軍艦；地方富庶，不怕沒有享受；滿

景像，住下也覺安全。

「我們的堪察加啊！我們的堪察加啊！」聽聽吧，到處都喧騰着這樣的呼聲。輪船公司的廣告說：「蜀道不難」！航空公司的廣告說：「千里江山一日還」！都似乎在笑着向人們招手。不等招手，大家早就想動身前去，前去看看我們這個新加封號的堪察加。

人同此心，情形顯得擁擠；甚至於還有點兒爭先恐後。堪察加不僅以先觀爲快，光景還以先觀爲榮！——剛剛跨進夔門，一大堆讚美的語句，早就安排停當。身到巫山，便說風景偉大，甲乎天下；船行半日便說土壤肥沃，出產豐饒；偶然翻翻統計報告，死記着幾串數字，便說蘊藏至富，真是天府之國。可不是，一個結論：「印象甚佳」。

「印象甚佳」，憑這一句，在四川，昔時之所謂「魔窟」，而今立刻變做了天堂。人在天堂中行，由重慶而到成都，大概總被迎送着，被歡迎來，被歡送去，一切都在歡笑中。盡歡而散，跨出夔門，自是另一番氣派。以後提起四川，談鋒就覺頭頭是道，儼然成了一位頂呱呱的「四川通」咧！

不怕辛苦的更西遊峨眉；別懷大志的又遠遊法華。——啊，一個不見經傳的小地方竟也叫人當做「新大陸」般地發現出來了。於是從此也就引起了重大的注意，並且也還打定了主意：將來這裏來投資，最是容納過多的資本的妙策！一朝開發，表面上數

了振興實業的美名，暗地裏又可以得到豐厚高貴的實利。如此一來，那就又不止生命得託於安全，而且與命同重的錢也可免虛擲，而得有以利用之道了。——多麼聰明的主意呢？

但是，無論如何自流井因此才能名滿天下。遊四川的人，成都重慶之外，第三處必到的地方也便是自流井。當地情形，報紙都爭相記載，長篇通訊之外，有時還刊登一兩條專電。——最近登載的「電請中央設立直轄行政院的自（自流井）貢（貢井）市府」，便也是其中一條。這樣看來，然則僻遠的沒有自流井一名字，倒不是自流井之差，應該羞的反是不知道她的人們。說來真是怪不好意思的。

四川在變動中，自流井也將隨之而變動。本來嗎，「魔窟」與天堂，那有生成的定論呢！

二

當人們驚異地注意到自流井的時候，我便也記起了自流井，因為我生長在自流井，自流井原是我的故鄉。對於故鄉，我自信比較別人知道的多一些，不僅知道，而且認識了解，——關於當地的特殊出產和特殊的社會情形。

那嗎，我所認識的自流井是怎樣的光景呢？

要想明白這個，第一須說那地方的那種大宗出產的鹽。鹽是人類生活中的必需食品之一，本該自由買賣，供應需求；而且在中國自明代以來，就一直分岸派引，由商專賣，將日用所需的東西一變而為商品，少數人把持其間，借此牟利；多數人苦受壓榨，至於淡食。這種不容存在的制度，居然流傳至今，也就未免太奇怪了！其實倒也不是爲怪的。爲什麼呢？鹽商賺飽了錢會分一點出來，買來一個保障。得了鹽商們的厚惠的人，自然換給他們以保障，什麼民不民也就一概不管了。這裏，有文爲證：

「鹽務爲國家之大政，而分岸派引實爲非善法，故鹽分官私，亦因之起。……天下盛地，人民殷富，皆行奉公守法，不爲私梟，故私鹽尙少。民間雖有貧貴之虞，然鹽商大有盈餘，不但不致虧短課銀，而且每遇國家有事，餉不敷用，能報效，是雖無益於民，尙能有益於國。厥後鹽商愈富，奢侈愈甚，遂致資本日虧，不能補助額外之輸將，而且不能完納額內之歲課，鹽務因此大壞。……」（申報六十年前的議論。）

自流井是個產鹽的地方，自然也產生了不少的鹽商。——我的家就會是其中較大的一个。他們先用錢榨取井鹽工人的血汗來吸水熬鹽，再用鹽去吸取消費者將血汗掙來的錢；循環不已，焉得而不大發其財？可是時代既然不會永遠停滯不進，凡事終究總有個

變遷：六十年前，僅因「奢侈愈甚，遂致資本日虧」；六十年後，奢侈已成了最小的原因。最大的原因呢？其在自流井。我曾在一篇目流井的雜文中略略提到過：

「鹽在自流井，和別的事業一樣，應該有一定的步驟：第一步是「產」，包括打井取水熬煮；第二步是「運」，第三步是「銷」，即是所謂的「引岸」。若干年前川鹽銷楚時，我家還包辦着產運銷三者，在宜昌沙市都設有商號，那情形當然可觀；後來楚岸被兩淮爭去，運道又被江津幫渝沙幫所把持，自流井的鹽商們的頸子便給捏在別人手裏，壟斷居奇，一任別人擺佈，不崩潰往那兒走？——兼之還有戰爭捐稅種種關係咧！

何況自流井的製鹽事業又是極冒險行為！打井取水熬煮，一切仍襲用舊法，從每家井供着井神，每家竈供着竈神這點看來，他們也是明白這種土法是不足恃的」。

而今呢？一般都是危急萬分，連天叫苦。銷路停滯，形成生產過剩，雖有鹽水公司的組織，平均分配當地九百口鹽井的吸水時間，以維現狀，但仍彷彿還是不成；川鹽成本重，運費又高昂，根本不能與人競爭，儘管節制生產，銷路依然疲滯。現在又忙着組織什麼統一運銷的機構，再圖挽救。——而我的家，却早已無法挽救了。

我的家正是一個縮小的自流井，請看我的家（見我的隨筆：家）：

「在我第一次離開家以前，關於祖先們的『光榮』往事，傳到自己的耳鼓裏已經變成了不可憑依的神話。然而人們還是在熱心地傳說着。一個叔叔用金子來打一套鴉片煙具，人們便說他的一切家具都是金子鑄的；一個叔叔死了，叔叔母搬出幾箱名貴的皮貨，金玉，煙土燒給他，也被人們欣羨了一年之久。家是個大家庭，青年子弟俱在當地胡行霸道。至於養兩三匹狗，四五匹馬，十來個驕夫，一兩個跟班，或者只躺在家里燒點鴉片煙的，真就不能不稱他一聲『佳子弟』了。」

「不姓王不姓李老子不怕你！」這是當地人一種口號。而我，父親既然姓王，母親恰又姓李。

第一次回家是在離家五年之後。那時候，稍稍看到一兩雙緊皺的眉頭，固然穿布面綢裏鑲邊袍子和粉紅或翠綠色腿褲的人仍然不少。重慶。宜昌，沙市的債團派來坐索的代表們已建築好高大的洋樓，雄踞在井區中心，板起了威嚴惡毒的面孔。官司打到省城裏，結果是一切企業交由債團監督，所有的餘利，儘先還債。

『必然的，時代逼着你崩潰！』我並不惋惜，對着家，我只有冷笑。

從此又經過了八年！

簾擁在一大片森林前面的大廈，掩不住牆面枯骨立的衰顏。一間間寬大而幽暗的房屋中，總使我感到股陰森森的冷氣；不知道在那裏捕捉過多少次蟋蟀的花園，

於今變成了荒地；不知道從那裏翻跨過多少次的圍牆，於今變做了一堆瓦礫土堆！飢寒二字畫上了幾乎是全家人的臉。——全部企業抵押給債團，押期二十有一年！

用金子打鴉片煙具的叔叔已經死了，他遺留下的十幾歲的兒子只得捉住四隻他所養的鴿子，親自送到街市上去賣了四塊錢來做他小學裏本期的學費」。這就是我的家！——也就是自流井鹽商的一般的情形。

二

因此我就準備了寫這自流井。我也曾在一篇隨筆裏說過我的動機：

「自流井以產鹽見重於當地。以產量論，足夠供給西南五省的需要；以鹽質論，也因海水鹹重的關係，鹽的質味特別純潔。所以凡是吃過自流井的鹽而沒有到過自流井去的人，對於那地方，都懷着有神秘的欣羨。

然則我是回去研究鹽礦的嗎？

不。

自流井因為出產食鹽，那天然的產物引誘得一些擁有資產的人盡力向地下挖掘

，挖出水，引出火，轉瞬間便使自己的財富激增，而團團作富家翁；因而人們一提起自流井，就不禁翹起大拇指，連連點頭道出：「好地方！好地方！」

然則我是想回去圖謀發財的嗎？

不。

無數的無線電台般的「天車」，高聳雲際，每支煙，不斷地吐出濃煙的黑柱；機器的喧聲，輪軸的激響，不分晝夜地連續着。鹽井的主人們，乘着碧綠的簾小轎，飛一般地進出於他們擁有的井竈間，鎮日家吃喝嫖賭抽之外，一方面奔走軍閥權門，壟斷當地公事，坐在茶館裏說女人，曲着指頭挖鼻孔；一方面削減工人的工資，增加工人的工作，蔑視工人的利權，拒絕工人的要求。

在先，人比牛賤的時候，鹽井汲水便都用人，其後牛比人賤了，又才改用牛；現在，機器的成本雖是昂貴，但是汲水的速率來比較，並無損失，於是過剩的牛與過剩的人都摒棄了。

僥幸沒被摒棄的，也被壓墊在生活的大力之下，一天十幾個鐘頭的工作從不敢間歇，呼吸着煤灰，苟延殘喘的掙扎於辛勞的苦工和滿佈煙塵的氣團裏，而結果還不得一飽！

我深深受到異樣的感觸，可也高興於此行不虛；原因是搜集得許多不可多得的

珍貴資料。我繼續起筆來，寫出一部「自流井」。

這樣，我就提起筆來。

提起筆來之後，原來的計劃却有了變更：我雖生長在自流井，但離開甚早，對於當地人羣的生活，並十分熟悉。凝想，凝想也只能得一個模糊的輪廓；及是別一些支配着一切的井主，比井就是我家裏的一些人物，我固不清楚地看見他們的面貌，而且清楚地看穿了他們的內心。他們的習慣，他們的見識，他們的信仰。他們也有信仰，他們的信仰只有一個：錢。——爲了錢，我看到他們各種不同的面像：笑臉、哭臉，半笑半哭的臉。臉皮之下就埋伏嫉妬，怨恨，輕蔑，謀害，仇視，爭鬥，傾軋……除了自己之外，無所不用其極：弟兄間，叔姪間，以至父子間，不分親疏，一體待遇；自少至壯，自壯至老，一生的生命，更這錢貫裏面一個家庭裏面生命受毀亡。

所以我應該轉寫我的家！

我的家本是一個封建的組合，而在資本觀念逐漸加強的今日，所謂道義，——那便是封建思想裏面的精英，委實已不能維繫人心，只知自己，不知自家，家的形式已沒法顧全；加之督於安逸，不懂得生活的艱難；缺乏知識，睜開眼不曉得世界有多大；不但不能和人競爭，而且不能自謀保守；所以一經打擊，便立刻崩潰而不可收拾，自是理有固然！

與封建組合的家對立的，最可注意的便是債團代表。他們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那一面。資本主義要了封建組合的命，所以他們也就毀了我的家！——這便是我寫這部小說的第二義。

第三——這在我前面已經引說過：鹽業的整體應該包括「產」「運」「銷」三步驟。我的家只佔着一個吃力不討好的「產」，輕而易舉的「運」和「銷」都落在別人手中，即是新興資產階級的債團手中，「運」「銷」可以制「產」的死命，所以我家的命運也被他們纏殺！

第三——「產」屬於工業資本，「運」，「銷」屬於商業資本。在中國，外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，內而生產方式很少進步，也被壓迫着不能改善，國民經濟以殖民地為基本性質，工業中心，不在國內，而在國外。商業資本則還可以在仰人鼻息的情勢下分潤一點微利，故前比了工業資本較為有利得多。鹽的生產雖與帝國主義交涉尚少，而因生產方式的腐敗，成功與失敗，却仍付之命運，怎能得了應付裕如的商業資本？所以他們賺了錢而我的家破子產！

總之我的家之破產是必然的。——我便從這裏開始寫起。努力地寫！並且寫出在變為惡堂以誦的「魔窟」中的一角，那一角，正可以反映出中國今日內地的一般情形。此外我還想藉鹽的方式，很特殊，頗值得介紹一下的。但我又憂慮：

因其特殊，單憑文字，或者不易使人了解。補救之法，就只有收集些材料，作一概略的敘述，比較妥當。

在敘述之先，却又想起一件事：最近出版的小說家上，有人批評我的寫作，說是太「和平」。這「文」，我自己早已感覺到，但這與其說是我積習難除，故意造作，還不如說因我生長在自流井那地方習慣了半文不白的語調的原故。這陣語調，更也在這部小說中隱隱着。恐怕再引起誤會，故此預先聲明。

這以爲便是自流井的概略了——

自流井位置在川南富順縣的西北方，以產鹽出名，「漢江陽縣有富義井鹽」，便是指此地。井裏有氣能生火，在蜀漢時即已發現，清代道光初年才拿來應用。開頭很少，到咸豐八年（一八五八）應用的人漸多，到同治年而更盛，造成一個特殊產鹽區域。民國以後，漸漸衰微，這衰微，這部小說裏就說得明白，茲從略。這裏只說說目前情形，自然目前文獻書中所寫的十四五年間的情形不甚一樣了，好在大致不差，足供參考。

(一) 產鹽區域 富榮場(即自鹽井貢井)共分八區。東場五區：連高山，大墳包，東嶽廟，豆井灣，郭家壩。西場三區：苟氏坡，黃石坎，蔴草田。——除蔴草田一區因河流隔開，屬於榮縣外，其餘七區，全屬富順縣管轄。——東西兩場的分界處，係以土地坡爲界。

(二) 產鹽種類 兩場分花巴兩大類。花巴中又有火灰之別，(民十九年後，鹽運署取締炭鹽，便已無炭花鹽，只存炭巴鹽。)火花鹽行銷引岸的，分爲楚鹽計鹽兩種：楚鹽顆粒最大，計鹽次之。行銷裏岸的有頭粗，二粗，三粗，大市，細鹽等名目，不過現在已經很少有頭粗二粗了。火巴鹽中，分草白巴鹽與火黑巴鹽：炭巴鹽中，也有大市炭巴，改良炭巴等名目。引票岸都有行銷。

(三) 鹽井種類 有鹽蘆水井，黃黑水井，火井，水火井(兼有水火)各種。鹽蘆井滿最鹹，約佔百分之三十強，黑水井次之，佔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強，黃水井又次之，佔百分之十至十五強。東場有水井六十眼。火井二百二十眼，水火井一百二十六眼，共四百零八眼。西場有水井十八眼，火井一百二十八眼，水火井十五眼。共一百六十一眼。——但因靠運氣的關係，井眼的數目，是隨時都在變遷着。

(四) 竈戶種類 分火竈炭竈兩種。東場火竈戶八百十五家，炭竈戶三十三家；西場火竈戶二百四十八家，炭竈戶五十一家。——竈戶之增減，情形也和井眼同。

(五) 採油(即推水)方法 採油方法係在井口上豎立「天車」和「地車」。天車高三三十丈，頂上架一圓輪，名「天滾子」。汲水的繩索便搭在輪上，以便升降。繩的一端，銜接汲水筒，另一端纏在地車上，放繩繩降，入井汲水，收則繩升，纏在車上，筒汲水出。天車的作用是因爲汲水的筒太長，特別架高，以便筒出井口時懸掛之用。故天車高度相當於筒之長而強，筒的長度，相當於井水的深而弱。舊式地車係木製，直徑一丈二三尺，用牛推挽。新式即鋼質機車，直徑不過六尺左右，安置在距離天車六七丈以外的地方。舊式係左右旋轉，新式係前後旋轉。汲水繩索，舊式係藤絲搓成，新式鐵絲扭成。天車地車之間，有一小木輪，名「地滾子」，高與地車車身相等。汲水繩索，自井中引出，直引上天車之頂。經過天滾子，折下來，經過地滾子，然後纏繞在地車上。滴水汲出後，輸入大木池內，木池名叫「桶桶」，可容滴水千担。

(六) 製鹽方法 用徑口約三尺，厚約四寸的鐵鍋成排地安在竈上，然後將油水慢慢倒進鍋中，又將豆漿滲入油水，提淨污穢雜質，油水澄清，熬成細鹽。成鹽後，鏟到篾兜中，等到鹹汁瀝盡，再把乾淨滾開的滴水(名水花)，向篾兜潑下，鹽顆遂成凝結，顏色亦就潔白了。火力雄的，每口鍋一天一夜可熬鹽一百四十斤，(即鹽包十分之七；叫做「七分鹽」)。普通的以五分為最多。(弱者不過八九十斤，甚至還有少到三四十斤的。——這是熬製花鹽的情形。要是製巴鹽：則先將細鹽陸續鋪在鍋內，用火將鍋熬